

【名家背影】

□ 靳金冬

我的父亲弭菊田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殷实之家。祖父弭宗奭,是清末举人,做过一年肥城县“教谕”,后行医为生。父亲四岁时,祖父得急病而死。父亲的童年时代战乱不断,未及成年,家道便空寂冷清。父亲的外祖父武福恭是清末举人,艺术修养极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是济南一代名流,对失去父亲的外孙特别钟爱。他教父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培养他倾注了不少心血。正是因为父亲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绝不靠祖宗的遗产生活,要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37年,父亲在山东南华文学院艺术系任教授,教山水与篆刻。他的同窗好友段黎民(父亲在北京艺专的同班同学)画大写意花鸟,是李苦禅先生的大弟子,也在南华文学院教学。解放前夕,南华文学院南迁去了台湾,段先生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父亲知道后,马上请他每日来我家吃饭。解放后,政府安排段先生到济南三中教美术,奶奶又给他介绍了对象结婚成家,并把家安排在我家的东厢房里,组成了一个安定幸福的家庭。

王天池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入室弟子,解放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依靠卖自己画的书签和贺年片维持生活。“文革”后他妻子身体不好,孩子又多,生活拮据。父亲当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可他心中时常挂念着王老,每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省出部分钱来给王老送去,以解他的燃眉之急。每逢我们家改善生活,父亲总是把他请到家中打打牙祭。因为他腿脚不便,吃过饭后,父亲再用自行车把他推回家去。后

【咬文嚼字】

□ 朱树松

想必有点文字常识的人,都能分清繁体“鐘”和“鍾”的字义。繁体的“鐘”,字义具有“鐘錶”的“鐘”,和表示时间“鐘點”的“鐘”;而繁体“鍾”字,字义则是具有集中、聚集、凝聚的“鍾”,二字字义在某些应用上是截然不同的。虽然钟同,简化字又通写为“钟”,但在繁体字的译用上却是不能混同的。两个字一旦混用不当,就容易引起对文字意义的误解,甚至是不搭调的错解(虽然二字,古时也有通用,但那是指乐器或特定的钟漏,余皆不可。因“鐘”无聚集义)。所以,在一篇简化字的文章中,就不要掺杂繁体字;在繁体字的文章中,也不能掺杂简体字。尤其是翻译体现丰厚内涵、简捷比拟的诗词时更为重要,一字之差,或可错谬千里。在简体翻译成繁体字时,务必要弄清所译字的字义,否则,会贻笑大方的。

近些年来,笔者读书,多了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找书里的错误,还常常用红笔标示出来,或写上点

我的父亲弭菊田

正是因为父亲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绝不靠祖宗的遗产生活,要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来,父亲出任济南画院院长,上级请他提名组建领导班子,在父亲的举荐下,王天池担任了济南画院的副院长。从那以后,他焕发了艺术青春,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对少数民族书法家金葵先生,父亲更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华东局准备出版内部刊物《华东通讯》,当时在华东局任职的原大众日报社社长郭家福推荐父亲为刊物题刊头,那时父亲参加全国书法比赛获得一等奖,他完全可以应承下来自己写,但他此刻想起了生活无着的金葵。金葵题写后,华东通讯社对其非常满意,寄来了稿费40元,父亲马上叫我二弟弟给金葵先生送去。40元钱,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当时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对金葵家徒四壁的生活真可谓雪中送炭。其后,父亲千方百计为金葵谋求一个正式的职业,恰好那年“五一”节省美协找人书写趵突泉公园泺源堂前的楹联,父亲找到美协秘书长戎玉秀商量由金葵题写,金葵用隶书写出后,省美协领导非常满意,当时的省领导高

启云看到趵突泉泺源堂苍劲有力的书画楹联后,非常高兴,问是谁写的,这时父亲和戎玉秀马上说:“这是一个叫金葵的回族书法家写的,可他现在还没有正式职业呢!”高启云果然爱惜人才,把他安排到了省文史馆担任馆员,一下子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如今,每当看到趵突泉泺源堂前金葵先生书写的“云雾润蒸华不住,波涛声震大明湖”时,总回忆起父亲那种乐于助人、爱惜人才的古道热肠。

父亲又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画家。我小时候上学很晚,八岁时还没有进学校读书。因为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济南的小学里要接受日本人的教育,父亲不让我和大弟接受奴化教育,请来他的小学老师傅先生到家里来做我们的家教,我和弟弟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才进了制锦市小学上学。

父亲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从不占公家便宜,不走后门,不为儿女谋利益,可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次山东画院副院长张登堂交给我三百元钱,说这是分给画家的材料费,要我给爸爸买纸、笔和颜料等。我到了文物店找到杨经理



鐘乎?鍾乎?

这种混乱民族文字的现象,与眼下极度追崇西方观念的环境不无关系,更是浮躁功利环境的必然。

评、批语之类。也难怪,现在粗制滥造的东西不少,尤其是一些赶时髦、拽眼球的、赚利益的书,需要勘误的字句太多,所以笔者就养成了这个毛病。近日,笔者就在一本高端华丽大师汇聚的艺术书籍里,读到了一首为了体现书的分量,着重以繁体字打印的妇孺皆知的古诗——唐·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笔者掂量着这本高档书随手一翻,搭眼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造化鐘神秀”,这里应为“鍾”字,却成了时钟名称和表示时间的“鐘”字。细读全诗,还杂有不规范用字,也还算说得过去,此就不赘述了。但这个“鐘”字,却是大谬不讲不行。“造化钟神秀”之“钟”字,在诗中是凝聚的意思,是说泰山凝聚着大自然的灵毓奇异之气。而且,是诗人远望东岳泰山时,一种触景生情发自内心的写照,而并非说时间的。况且,于诗意用“鐘”也

是讲不通的。

由此,我又想起了前些年随政协书画院去沿海考察时,在一所接待我们一行的高档场所迎着楼梯的墙壁上,一副当地知名书法家撰写的巨幅对联中“东风万里”的“里”,却写成“裏外”的“裏”。还曾见一位国际有名的上用繁体字落款时“雪裏送炭”的“裏”,却写成“里程”的“里”。最让人无奈的是,笔者的名字“树松”,在好多有关艺术函件和集子中,不知为什么,编者非用繁体字,把“树松”二字硬是打印成“樹鬆”。笔者曾经给多位编者纠正过,说名字是松树的“松”,不是“蓬鬆”的“鬆”,繁体字用错了。更让人可笑的是,一位南方当时很负盛名的青年“艺术大家”,却曾在电话里很有礼貌地对笔者说:这是繁体,您老可能不认识。笔者无语,随之是无奈与悲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那个“囧”字,本来是光明之义,却把字义完全反了过来,去媚取世俗之娱。还有一些原本无法启

说明来意,文物店又给我打了八折。我高高兴兴地把买到的宣纸、国画颜色、毛笔抱了一大包交给父亲。但父亲听说我买的用品打了折,得了便宜,他很生气,逼我把打折的钱退了回去,并说:“记住,以后谁也不能以我的名义去占公家的便宜!”父亲用行动告诉了我人生在世做人的道理。

父亲的山水画,早年在临摹上下了很大工夫。日寇侵略中国八年,他闭门谢客,在家临了马远、夏圭、唐寅、沈周等人的作品整整八年,不仅保持了民族气节,而且打下了扎实浓厚的笔墨功底。解放后,父亲深入生活写生创作,先后创作出了《泰山红日》、《海岛民兵》、《春苗》、《国际歌声处处闻》、《丹柿丰收》、《绿树红楼》等优秀作品,特别是在青岛八大关给青岛事务管理局画的巨幅国画《山海奇观》(3米×9米)得到了全国各地同行的高度赞许。1986年,天津画家穆凌飞去青岛,入住青岛王朝大酒店,看到这幅气势恢宏的巨作不禁大为赞赏,他对父亲的学生王桐年(著名人物画家王凤年的堂弟)说:“这幅山水画是我在北方见到的最好的一幅!”

爸爸对我的期望很大,1978年我调到济南市博物馆后,他要我画山水画,让我临摹古画,做基本功的练习,有时候带我到野外写生,走遍了龙洞、四门塔等济南的山山水水。我创作出的作品,都要先通过他的“验收”才算合格,否则他不准我随便拿出去参加展览。如今,每次参加画展去展出自己的作品时,总觉得惶恐不安,因为没有了父亲这个艺术上的把关者,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本文作者为知名画家)

口的脏话,却成了大肆宣扬的“噱头”,或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常用语(因脏不赘)。其实,这种混乱民族文字的现象,与眼下极度追崇西方观念的环境不无关系,更是浮躁功利环境的必然。

一个民族的文字是这个民族的魂魄与仪表,是有尊严的。其文字的应用是严肃的、认真的、敬畏的,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厚重的文化(灵魂)与立命的品格。中国自古就有“敬畏字纸”的美德,更何况是欲传世的鸿篇巨制,或人才摇篮的学府导师呢。繁体字的应用是不能乱来的,即便是现在所提倡推广通用的简化字也有其文化渊源。凡成书籍或作品,公开于世,往往起到的是引导读者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举足轻重的人物编著的高端书目,或能起到字典、词典的意义,影响深远,在所用字句上更要严肃认真准确,以免谬种流传。这也是编著者和艺术家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本文作者为著名书法家、诗词家、易学家)

我国的刻碑之风盛于东汉,此后连绵不绝。碑是竖立在地面之上的刻有纪念性文字的石头,其内容很广泛,但最重要的功用是作为墓碑。东汉末年社会上刻墓碑之风大行,不但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由于竞相攀比,碑文内容多虚谰不实。曹操认为此风不可长,于是下令禁碑,自此,从魏晋至刘宋,政府都有禁止立碑的明文规定。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又找到了一种变通的办法,即将原来立在地面之上的墓碑改变形制后埋到了地下,这就是墓志,墓志上所刻的纪念性文字就叫墓志铭。当然,墓志铭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五胡乱华”时期的士族南迁,导致以王谢为主的大族首先使用墓志,以期通过墓志对家族寻根溯源。

【碑刻漫话】

从济南传出去的《张玄墓志铭》旧拓孤本

□ 杨加深

最早的墓志铭,在形制上与碑并无二致,后来逐渐演变成正方形,成熟时期的墓志分为上下两块,在上的部分为墓志盖,在下的部分为墓志。墓志铭由于深埋地下,出土后依旧字口如新,清朝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大力推扬,临习北碑尤其是墓志之风日盛。而在林林总总的北魏墓志中,有一块在书法上代表北魏墓志最高成就的墓志铭,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张玄墓志铭》。

《张玄墓志铭》,全称《魏故南阳张玄墓志铭》,刻于北魏普泰元平(531年),墓主人名张玄,故名。张玄字黑女,故在清朝出土后,为避清圣祖玄烨之讳而改称《张黑女墓志》。今人则二名俱用,不再受清朝避讳的限制了。可惜的是,《张玄墓志铭》不但出土地不详,而且原石也不知去向。说起《张玄墓志铭》的孤本,还与我们山东济南有一定的渊源呢。清道光五年(1825)春,大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在济南得剪裱旧拓孤本,才使其面貌得以传世至今,后来虽有重刻本,但均不及何氏所得之孤本原拓传神。该墓志铭之拓本共十二页,每页四行,满行八字,现藏上海博物馆。

一般说来,墓志铭从体例上讲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志,用散文叙述逝者生平;另一部分是铭,用韵文赞颂逝者之美德。当然也有仅有志而无铭者,或仅有铭而无志者。《张玄墓志铭》二者皆全,也是北魏墓志铭体例方面的典型代表。该墓志铭之志的部分,先介绍了张玄的籍贯(南阳白水)及先祖和祖父至父亲,又介绍了张玄蒸蒸日上的政治生涯(南阳太守)和三十二岁(太和十七年493)离世的短暂人生。接着说普泰元平(531年)其妻去世后,于当年十月共葬于蒲坂城(今山西永济)东原,当时远近之人均十分悲痛。铭的部分,则以韵文的形式高度赞扬了张玄的高尚品德与节操以及他去世后天地同悲、故生人为之刻铭而永传后世之事。

《张玄墓志铭》原石已佚,加之张玄本人三十二岁即夭亡,虽然墓志铭中对他的评价很高,但其真实政绩和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所以说,此墓志铭拓本的流传,还是多赖其高超的书法水平。此志书刻俱精,书法字形略扁,有隶意,古质典雅;用笔方圆兼施,融北碑之俊迈与南帖之温雅于一身,是北魏墓志铭中之佼佼者。何氏在跋语中对该墓志铭评价甚高,曰:“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道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清包世臣(1775-1855)也说:此墓志铭“利如《隽修罗》,圆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

在清末推崇北碑的大风气之下,自该墓志铭之拓本流传之后,历代之临习者极多。从中汲取营养并成为一代大家的,首先要数拓本的发现者何绍基。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晚号叟复,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进士,官编修。他博览群书,精通小学,尤以善书法名世。何绍基精通篆、隶、楷诸体,其楷书先从欧阳通《道因碑》入手,后广泛临习六朝碑版及颜楷,而六朝碑版中,又于《张玄墓志铭》用功最多,今仍有何绍基临《张玄墓志铭》传世,可谓形神兼备、妙超绝伦。

《张玄墓志铭》孤本——一部并未留下书丹者姓名的北魏书法经典,何绍基——一位清代的湖南书法巨擘,济南——一座以泉水著名的山东省会城市,竟然在道光五年春的某一天,奇迹般地完成了书法领域一次伟大的时空邂逅。如果说《张玄墓志铭》是名马,何绍基无疑是伯乐,那济南呢?这座既与墓主人张玄墓地蒲坂城无关系也何何绍基籍贯毫无关联的山东省会城市,却成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也继而成为《张玄墓志铭》旧拓孤本传播出去的文化源头。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